

婚恋剧王的品牌
春风婚恋
channel

婚姻那些事儿

梅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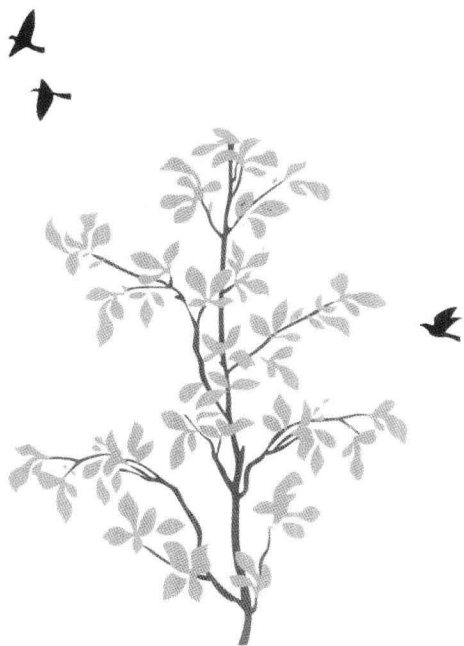
中国式的婚恋、中国式的婆媳关系、
中国式的家庭悲欢离合范本。
才情女作家梅吉为您再现韩剧式的家长里短。

一部可与“六六”对决的巅峰之作，
一本《双面胶》之后，
最值得期待的婚恋故事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婚姻那些事儿

梅吉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梅 吉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姻那些事儿 / 梅吉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13-4186-4

I. ①婚…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799 号

婚姻那些事儿

责任编辑 王 平 寿天舒

责任校对 张 斌

封面设计 柏拉图

版式设计 冯晓驰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字 数 329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186-4

定价:29.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第一章

[1]

姜悦芬拿着菜单越看越心惊，一个白灼生菜竟然敢卖二十八块，二十八块钱得买上多少斤生菜了？还有那啥毛血旺，她平时最拿手的菜，不就是几块猪血一点毛肚豆芽的，上面却赫然地写着五十八块，这还是最普通的菜，点个什么海鲜啥的都百把块钱了，这一餐吃下来得多少钱哪？今天这饭虽说是儿子请客，但她一进这家餐厅就觉得有些来气。

不是吃不起这餐厅，重要的是请的对象，儿子是自己养的，还没请她到这餐厅来过，现在倒好，见未来丈母娘就要这么破费了，看着儿子那小心紧张的样子，她的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

“要不先把单子点了？”姜悦芬望着儿子问，她是想自己做主点几个便宜些的菜。

程屹就像一眼看透了母亲的心思，有些不耐烦地说：“妈，等小芷他们来了再点！”想了想，又不放心地叮嘱起来，“爸，妈，一会儿要是小芷父母提了啥要求你们就先应下来，不要当着面闹得不愉快！”

姜悦芬撇了一下嘴：“什么叫啥都答应？瞧瞧你那没出息样！那江小芷就是镶金的……”

“你就少说两句！”程天年轻声打断她，“既然儿子喜欢，你就好好跟人家吃顿饭，把婚事订下来。”

“儿子是我的，轮不到你说话！要不是儿子坚持，你以为我会跟你坐一桌上？”姜悦芬面色一沉，夹枪带棍地说。她和程天年分开快十年了，当年程天年跟单位一个女同事被姜悦芬堵在家里，姜悦芬恨他恨得要死，离婚的时候坚持把两个孩子都带在身边，一分抚养费也不要，就是不想让这个家跟程天年再有

任何的牵扯不清。早几年的时候也不许儿子们跟程天年见面，提起他来都是咬牙切齿。若不是程屹说吃饭的时候想让他爸也来，她是死活都不会跟他再坐到一起。

同意让程天年一起，在姜悦芬的心里，还有另一层意思。她不想让人家觉得程屹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就看轻了他，也想让他们看到她这个未来亲家有多宽宏大量。

程天年扫了姜悦芬一眼，低下头没有再吭声。

程屹一边朝外走，一边掏出手机说：“我去给小芷打个电话。”只是走到外面，把手机盖翻开又合了起来，他不想让小芷父母觉得他在催。想起来还真有点闹心，母亲对小芷虽然谈不上很满意，但也没有提出过反对，倒是小芷那边的阻力太大！

程屹和江小芷已经谈了四年恋爱了。两个人是大学校友，一个学电子信息，一个学工业设计。在参加学校一场辩论赛的时候认识，虽然彼此有好感但却一直只是以朋友身份交往，直到有天江小芷不经意地说有个男生约她一起过情人节，他才着急了起来，立马就向江小芷表白了。

江小芷望着他笑，笑得他心灰意冷，以为这就没戏了，兴许连朋友也没的做了。结果江小芷笑完了，把手往他胳膊上一挽，说，走，庆祝去。

庆祝什么？程屹还傻巴巴地问。

庆祝我们正式恋爱第一天！江小芷白他一眼。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没有谁约江小芷过情人节，根本就是江小芷自己下的套，逼着他表白呢！但这是个甜蜜的“阴谋”，如果不是江小芷，他还不知道要怎样纠葛呢！

两个人一正式确定关系，那就是轰轰烈烈了。以前做朋友时，程屹总要找借口地约她出来，现在直接在女生宿舍楼下喊一嗓子，她就噔噔地从楼上奔了下来。扎着马尾辫，穿着牛仔裤和板鞋的江小芷浑身洋溢的都是青春逼人，睫毛开得像大菊花，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程屹，他整个人都热血沸腾起来，觉得就算是为了她去死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两个人的腻歪真是羡煞旁人，除了上课、睡觉不在一起，其他时间恨不能每分钟都黏在一起，去食堂吃个饭江小芷遇到不爱吃的，嘴巴一努，程屹就立刻夹了过去；过个小水坑，怕脏了江小芷的鞋，也非要背了她过去；兄弟约着

去喝酒，小一会儿就魂不守舍地说约了江小芷去图书馆看书。鄙视就鄙视吧，他就这样重色轻友！更经典的是，有天夜里程屹梦见江小芷要跟他分手，哭着喊着醒来，彼时宿舍里还有人未睡，传来传去地，别系的师妹见到江小芷都啧啧，你男友真是太爱你了！

江小芷取笑他：“怎么就忍了一年才表白呀！”

程屹一把紧紧搂住她，声情并茂地说：“我是怕要是你拒绝了，咱们连朋友也没的做了！”

她嗔怪地骂了句：“胆小鬼！”

要说以前还没确定关系时，程屹患得患失胆子小，但两个人在一起后，其他方面就无师自通了。牵手拥抱那是一垒，亲吻爱抚那是二垒，他很快就拿下全垒打。那次两个人去附近的水乡玩，为了省钱就定了一间房。要说江小芷没预感会发生点什么那是假话，但她想过了，只要她坚定立场不愿意，那程屹也不会霸王硬上弓。

起初两个人都坐在床上看电视，程屹搂着江小芷，慢慢就吻了起来，他的唇一点一点地挪，江小芷身体就被吻得软软的，以前两个人最亲近的时候她也只答应程屹可以把手伸进她的乳罩里摸摸，但这会儿程屹不仅仅只是摸了，他往上一推，把她粉色的乳罩整个儿推上去，嘴巴一张就含住了她的小蓓蕾，她惊得几乎失声喊出来，面色窘迫涨得通红，声音却打着战：“不要！”“停！”程屹不忘调戏她一句：“是不要，还是不要停？”

她抬起手臂去推他，才发现他的力气着实地大，又恼又羞，身体却被他撩得很舒服。而此时的程屹哪停得下来，皮肤烫得像是被点着了，只想着要挤进她的身体里，迫不及待地要去解她的牛仔裤，江小芷慌忙躲闪，两个人在床上就像扭打起来一样，直累得气喘吁吁。程屹可怜兮兮地望着她：“小芷，我爱你，就让我爱爱你！”

江小芷脑里乱七八糟的，理智上要拒绝，情感和身体又做不到完全地决绝。态度稍微一软，程屹的手已经钻进她的底裤里，一股电流在她身体里激荡过去，忍不住嚤哼了一声。程屹就顺势把她裤子往下一扒，再用脚一踩，她就全暴露在他面前。

他觉得自己都快要炸掉了，再也无法忍受，胡乱地想要塞进她身体里去，

一股热浪喷涌而出。他趴在她的身上，半晌都没动，两个人好半天都没讲话，都觉得尴尬。

好一阵儿，他闷闷地说：“估计是太刺激了，所以才这么快，一会儿……一会儿再试试？”

“去死！”江小芷红着脸骂他。

“我会娶你的！”程屹信誓旦旦地说。

“美的你！谁要嫁给你了！”江小芷面上还绷着，心里却是感动的。

“你要嫁给别人了，我就先杀了你，再自杀！”程屹急了。

“呸！”江小芷啐他一口，“那我一辈子都被你给缠着了！”

“你生是程家的人，死是程家的鬼！”程屹抬起手来细细摩挲她的脸，深深地说，“我爱你！我爱你一生一世！”

“我也爱你！”江小芷动容地说。

程屹的唇铺天盖地地吻了下去，就像在她的皮肤上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的小花，绮丽而多情。她的手插进他的发间，任由他在她的身体上劳作。她年轻而美好的身体让他如此着迷，小巧的胸脯，平坦的腹部，圆润的臀部，还有结实修长的腿，他恨不得一口吞了下去，却忍着那股躁劲，慢慢地品尝着她的美好。

是真的爱呀！爱得骨头都要酥掉！爱得心脏都要炸掉！爱她的每一寸肌肤，爱她的一颦一笑！原来那种含在嘴里怕化掉、捧在手里怕碎掉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品尝了那种事的美好之后，程屹是越来越沉迷，荷尔蒙旺盛的他只要一沾着江小芷，身体就会迅速地反应起来，但苦于两个人都住在各自的宿舍，去学校附近住宾馆既浪费钱又怕被熟人撞见，平日里就忍哪忍。

周末的时候程屹宿舍一般没人，不是回家了就是出去通宵游戏或者跟朋友玩去了。江小芷就会乘着舍监不注意的空当溜进程屹的宿舍里。江小芷坐在程屹的床上，装着样子翻翻他的书，其实心里就像装了个小兔子咚咚地直跳。程屹端着瓷盆去走廊的尽头打水，出门的时候会把宿舍门关上，有人来敲门江小芷就躲进程屹的蚊帐里，一动也不动，直到程屹回来。有时候程屹会在门口遇到隔壁宿舍的人，都是找着理由把他打发走，听着程屹在外面胡乱地扯理由，

江小芷就忍俊不禁。

程屹端着水进来，会拧了毛巾给她洗脸，把她的脚放进水盆里轻轻地揉洗，两个人什么也不说，眼神纠缠在一起，心里早已经温柔如水。洗漱完，程屹收拾好了，再把灯一关，就摸着上床，两个人都很激动，扑在一起深深地接吻。

有滋滋的火花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体里迸发，那些时候，整个世界是不存在的。他们的眼里只有彼此，有着说不完的情话，使不完的旺盛精力，和可以与周遭所有对抗的勇气。

从窗口透进来皎洁的月光，空气中都是氤氲，他们手脚交缠在一起，枕着彼此的呼吸入睡。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江小芷会偷偷地爬起来穿上衣服，在其他宿舍的人还没有起床，舍监刚开门后，又偷偷地溜出去——那些时光是如此疯狂。

有一次，他们在程屹的宿舍里做到一半的时候，宿舍的一个男生竟然回来了。两个人都吓了一跳，僵着身体一动也不敢动，好在那男生并没有注意到程屹的床上还躺着别人，很快就关了灯躺在自己的床上睡了。等到他的呼吸声匀称地传来，程屹才从江小芷的身上下来，两个人忍不住苦笑。

“一毕业咱俩就结婚，那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做爱做的事了！”程屹豪气冲天地说。那时候江小芷也提心吊胆的，生怕哪次被人撞见了，有时候到了周末不去程屹的宿舍，下一个周末程屹就会早早地打了招呼。

“这个周末他们早说了都有事，还是老计划……我想你了！”他揽着她说道。

“是想我，还是想别的事？”江小芷不悦，“搞得我就像慰安妇！”

“说什么呢！”程屹打断她，“其实我是想搂着你睡觉，真的，抱着你睡才有感觉！”

江小芷明知他是油嘴滑舌，但心里却是乐意的：“老这样打游击，要是被别人撞见多不好！”

“撞见就撞见呗，我们正大光明地谈恋爱！”

“可万一我要是怀孕了呢？”

“要是怀孕了就生下来！何况，你不会怀孕的！”

“你怎么知道？”

“我就知道。”

“说!”江小芷咄咄逼人。

程屹的脸一红:“我都是体外……”

光想想,每次高潮,她都忍不住喊出来,他都把胳膊塞进她的嘴里让她咬,而他在这样愉悦的时候还要千辛万苦地从她身体里抽出来,就怕她怀孕。这样的男人,是真的爱她呀!她紧紧地抱住他,觉得这一辈子就跟着他了!

两个人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原本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就立马结婚。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们就像两个还没学会游泳的人,一头扎进社会这个大池子里,肯定是被狠狠呛了口水。

就业形势是越来越严峻,程屹揣着毕业证去公司应聘时,才发现像他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在他忙着与江小芷恋爱的时候,别人都拿了几门外语证书,又参加了好些社会实践了。一个稍好些的职位早被抢破了头,剩下些鸡肋的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一圈晃下来,就垂头丧气了。

而江小芷的工作就更难了,专业很冷僻,可选择的职位很少,班上的同学要不是有关系的进了对口的公司,剩下的好些都改了行。江小芷这时候后悔专业不好也没用了,勉强找了份设计的工作做了三个月后就被公司拐着弯地给辞退了。

江小芷扑在程屹的怀里痛哭了一场,在学校里她也算是佼佼者,专业课成绩都是前几名,又是学校各种活动的活跃分子,本想要大展宏图一番,却是两眼一抹黑。其实那个公司江小芷还都看不上眼呢,但就是这么一小作坊式的公司却还挑三拣四的。

程屹看她受到挫折很是心疼,哄她:“先在家里休息一阵子,我来养你。”

“你养我?”江小芷心情不好,说话也冲了起来,“你拿什么养我?你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说的不都是废话!”

“这只是暂时的,只要我表现好,工资很快就会涨上去!”程屹嘴上说着,心里却是一阵酸涩。他现在的公司做的是游戏软件,一个项目组都有十多号人,比他早几年的员工工资也就多几百块钱,像这样的公司,福利待遇基本上是没有,公积金才一百来块,他简直都要呕死了。但现实又逼得他不得不低头。刚毕业那一年多两个人就像是玻璃缝里的苍蝇,瞎撞着。

直到江小芷好不容易应聘去了电信上班。虽说电信听着单位挺大的，但她在里面却是在营业厅做柜台业务，每天在柜台前办业务的人就没断过，遇上几个拧巴的客户，追问个没完，她脸上还要始终保持微笑的表情，一天工作下来，累得筋疲力尽。

即使工作很辛苦，但两个人感情却是好的。以前在学校天天见面，工作了见面就不那么方便了，首先是不能在外面过夜了。江小芷跟父母说过好几回程屹，但母亲章慧一听程屹的家庭条件就不乐意了。在她心里，女儿长得漂亮，就应该选个条件更好的，她不希望沾什么光，但希望女儿这一生衣食无忧，那个程屹能给女儿什么？自己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更指望不上每个月领点退休养老金的父母。

江小芷也很想跟母亲好好谈谈，但话题刚一牵头，就被掐灭了。惹得江小芷发了狠话：“你要不答应，我就直接把肚子搞大！”

气得章慧拿笤帚追着她打，狠狠地骂：“苕货！也不知道害臊，是想要存心气死我不成！”江小芷躲了几下，也不躲了，任由笤帚抽在身上，生疼，但就是倔犟地昂着头，跟革命烈士似的。倒是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地哭了起来：“你爱嫁嫁去！我当没生你！也别喊我妈，走大街上我也不认得你！你以后就是讨饭了也别讨到我家来！”

“放心，我要是真讨饭了也走得远远的，不给你丢人！”江小芷硬着口气说。

吵来吵去也没个结果，但江小芷和程屹的感情却是在现实生活中更进了一步，以前大学里的恋爱就是风花雪月，现在多了实际的内容，两个人有了共同的目标，更是坚定了要在一起的决心。程屹在公司里比谁都勤奋，他想要凭借着自己的热忱和才华得到领导的认可，他也想要更努力这才值得江小芷对他的爱情。

每一次的约会，他们都是在大排档或者是小吃摊吃饭，末了，就牵着手轧马路，又或者找个僻静的地方，搂搂抱抱地亲热一番。有一次他们在公园里坐了很久，等他注意到穿着裙子的江小芷腿上都被蚊子咬得点点猩红时，眼眶一下就红了。他们多穷啊，舍不得去大餐厅吃饭，舍不得去看话剧、听演唱会，舍不得去泡吧坐咖啡屋，连去酒店的钱也舍不得，就想着把钱留着结婚用。

有时候程屹也要拉着江小芷去吃西餐，江小芷总是不答应，说自己不爱

吃。恋爱时最大的奢侈就是去看电影了，星期二晚上的电影票是半价，两个人坐在光线交织的影院里时，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那种幸福真切而窝心——有情饮水饱。

江小芷二十三岁的生日，也是两人毕业近两年后，程屹向江小芷求婚。他把她带到一栋高楼上，指着繁花似锦的城市信誓旦旦：“小芷，我会让你幸福的，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车子房子都会捧到你的面前，相信我吗？”

虽然这些看上去都像是画饼充饥，但江小芷感动得泪水涟涟，也不等程屹单腿下跪，直接从他手里拿过戒指就戴上了——这个人她是嫁定了！这个婚她是非结不可，迫在眉睫！

就在程屹的父母在餐厅里苦苦等着与未来亲家见面的时候，江小芷还在家里跟她母亲吵。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江小芷跟父母宣布她要结婚。母亲一怒把碗一搁，撂下一句“休想”转身就进了房间。

江小芷当没事儿似的继续吃饭，倒是江于欣惊喜雀跃：“姐，这下我终于可以一个人霸占一个房间了！”

江小芷横她一眼：“就盼着这一天吧！”

江于欣嘟了嘟嘴：“都这么大了还跟你一个房间，一点隐私都没有！要不是妈拦着，我早想搬出去住了！这下好了，你终于把房腾给我了。”

“已经决定了？”江国通问。

江小芷不疾不徐地说：“明天程屹的父母请你们吃饭商量结婚的事儿，你们要是不去我就自个儿去。”停顿一下，“爸，除了程屹我谁都不嫁，你们不也是希望我幸福吗？幸福跟有没有房子，挣多少钱，家庭条件怎样有关系吗？程屹对我好就够了！”

“姐！我支持你！”江于欣言辞铿锵地说。私下里江于欣见过程屹很多回，程屹早就收买了江于欣，把她拉到自己的阵营里。

“我没意见，你妈那里我再跟她说说！你也别生她的气，她都是为你好！”江国通宽慰地说。以前程屹上过几次门，开始的时候章慧都是直接往外面轰，后来两个年轻人学精明了，乘着过年过节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来。章慧要面子，

决然不会在亲戚面前失态，旁人问起也就说是江小芷的同学。程屹也不管她的脸色有多不好看，一口一个阿姨，喊得倍儿亲切，除了嘴巴甜，还很会看眼色，厨房有活了抢着做，换个灯泡呀，修个门帘哪，收拾一下垃圾呀，还会陪着江国通喝上几杯，只有真心实意地喜欢小芷才会这样没皮没脸地上家里来，在心里，江国通也认可了这个女婿。何况，小芷自己喜欢，他也不想多加干涉，私下里给章慧做了好多思想工作，但她就是还巴望着两个年轻人自己能分手。

夜里，江国通劝了妻子许久。章慧自己也知道，女大不中留，何况又是小芷这样的死倔脾气，从小到大，什么事都自己做主，也不爱跟家里人商量，一说出来就是铁板钉钉的事。心里越想越难过，养个女儿养来养去，倒养成了仇人一样。一整夜都唉声叹气，但确是越发明白，女儿这下是肯定要嫁了。

虽然一整天里她也没有表态到底去还是不去，其实已经打定主意去会会未来亲家，既然女儿要出嫁了，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也不能让女儿随随便便地就嫁了过去。

到了傍晚的时候，江小芷看母亲也没说要去，心里拿不住，怕一开口问了就碰个钉子，干脆也不抱希望，反正父亲应下来，到时候随便扯个理由就好。

江国通问江小芷他穿什么衣服出席。

章慧出言讽刺：“当是见多重要的人？也不嫌丢人！”

“妈！”江小芷愤懑一声，“我怎么丢人了！我没偷没抢，我光明正大谈恋爱，你不就嫌弃程屹不是大款，不是小开，不能给你面子上添光增彩嘛！我怎么有你这样市侩的妈！”

这句话惹得母亲勃然大怒：“什么叫你怎么有我这样的妈！我还没说怎么有你这样不害臊的女儿！几辈子没见过男人呀，哭着喊着地要嫁！嫁过去才有你的苦头！”

“你就咒吧！”江小芷冷着脸，“是苦是甜我自己认了！”

“苕货！”母亲气得一拍大腿，“我是管不住了！”

江小芷看着时间都到了，也不和母亲吵了，催着父亲：“这都迟到了，赶紧走吧！”

江国通小心翼翼地看了妻子一眼，被瞪了回来，讪讪地扣了扣衬衣上的纽扣，自顾自地说了声：“那，走啦。”

“快点，爸！”江小芷已经抢先一步出了门，又转回身催了遍。

章慧忍了忍，终于喊了声：“等等！”

江小芷回过头警惕地问：“干吗？”

“等我换件衣服！”她在心里叹了口气，终于在女儿的面前败下阵来。她知道丈夫太好说话，去商量结婚的事肯定是别人说什么就应下什么，她可不想这两父女去吃了亏。

江小芷惊喜地一个箭步奔到母亲面前，搂着脖子“啪”地重重亲一口：“到底是亲妈呀！”

母亲厌烦地推她一把，心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到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江小芷给程屹打了电话说路上堵车，虽然晚了时间出门，但路上真是堵，是出租车交班的点，根本就拦不到的士，好不容易挤了辆公交车，又是水泄不通，心里也急得不行，想着程屹父母等得一定火大，也不知如何是好。

她一直没有告诉家里程屹父母离婚的事，一是觉得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二是觉得这是程屹的家事，她也没必要拿出来八卦。在之前也没去过几次程屹家，上大学那会儿也都没告诉家里人，工作了两个人见面的次数少了，恨不能每次见面就两个人待着，仅有的几次去程屹家，对他妈的印象还不错，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井然有序，对她也是客客气气的。听说没退休前是糖果厂的工会副主席，做的都是思想政治教育，难免有些严肃。不过每次跟他妈坐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程屹就会把她喊进卧室里。

程屹也不敢关门，两个人就大眼望着小眼，要是程屹想要偷亲她一下，他妈立刻就会出现在门口，晃来晃去的，他们也不敢造次了。

刚到餐厅的门口，程屹就迎了上来，有些责怪地看了江小芷一眼，他妈都已经牢骚满腹了，以为她家是故意摆谱才迟到，眼看着两家父母好不容易坐到一块儿，他可不想他们的婚事节外生枝。

江小芷也顾不得解释，跟着程屹大步地朝包间走去，一推开门立刻道歉：“叔叔阿姨，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章慧不悦地看了女儿一眼，觉得她也太不矜持了，一副巴结他们的样子。程屹介绍了他们认识，大家入座，程屹赶紧把菜单递到准丈母娘手里：“阿姨，

您先点菜，喜欢吃什么随便点！”章慧对程屹的这个表现是满意的，让她点菜就是说最看重的是她，她拿着菜单指点江山样跟服务员报了好几个菜。

一边的姜悦芬看她一副毫不谦让的样子，心里就不乐意了。好歹以后是一家人了，有必要点这么多菜吗？还有看她那态度，跟谁欠她钱似的，冷冷的，也不打招呼，搞得像是程屹在高攀她家一样。

章慧把菜一点，又把菜单递给姜悦芬：“你也看看，还加什么？”

“够了够了！”姜悦芬面上堆着笑，“小两口以后花钱的地儿多，给他们省点！”

章慧的面色垮了一下，刚要出声还击，江小芷立刻插话打断：“我跟程屹商量过了，结婚的事儿一切从简，都不是啥富裕的家庭，也不用讲那些门面了。”

章慧瞪她一眼：“这是大人们商量的事，你就别多话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嫁不脱的主儿。”

江小芷还想说什么，程屹在桌子下踢了踢她的脚，那意思是让她别跟她妈起冲突了。江小芷就没吭声了。

“亲家。”姜悦芬笑着说，“这两孩子决定结婚，我们肯定是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你看这结婚的日子就定在今年的国庆节行不？我算过了，双日子，对俩孩子的八字都好。”

“国庆节太仓促了吧！”章慧慢悠悠地说，“现在都七月了，三个月的时间，房子都还没买，肯定来不及。”

姜悦芬一哽。

“我们没打算买房子！”江小芷知道程屹现在是没有能力买房子，而程屹家里也没钱。他们家条件就那样，现在还住在单位分的两室一厅里，九十年代的老房子，水泥的墙面上斑驳不堪，家里的家具家电都是陈旧款式。虽然程屹的父亲一直要出钱养两个孩子，但要强的姜悦芬就是不肯给他赎罪的机会，她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抚养两个孩子。程屹说最困难的时候母亲晚上做兼职帮别人做纸盒，手都被糨糊泡肿了，现在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她才喘口气。而程屹父亲虽然也表示过他们买房子他会拿一笔钱出来，但程屹要是耍了他的钱，那就等于在母亲的心上狠狠地刺上一刀。

“不买房子你们住哪里？”章慧扬高声音，心里直怪这个女儿傻，现在不逼

婆家拿点钱出来等嫁过去了能指望套些出来？何况程屹还有个弟弟，他们不买房子就是让他弟弟得了便宜，女儿不会想这些，她这个当妈的要替她争。

“我们可以租房子住！”江小芷说，“现在我们才毕业没多久，等有些积蓄了自然会买房子！”

“可以买！”程天年接着说，“我那里有点钱，可以凑个首付出来，以后月供就靠你们自己了！”

章慧刚想觉得这亲家公表态及时，让她满意，不料听到女婿说了：“爸，不用你的钱，我和小芷会自己想办法。”

姜悦芬想了下说：“眼下房价还有点贵，不如先让俩孩子把婚事办了，房子的事下一步再说，家里肯定也会多多少少地帮助一下。”

“是是是！”江国通打着圆场，“两个孩子现在工资都不高，就算是还房贷也很吃力，还是等等再说。”

章慧不满地横了丈夫一眼，觉得他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跟她站在一起。房子她又不是为自己争的，还是希望女儿能有个住处，不过看上去现在买房确实不现实，语气也就缓和了一下：“这国庆结婚还是太仓促了，好的酒店半年前都被预订了。上次我一亲戚的孩子在银杏定的酒席，我看着还不错。”

姜悦芬心里冷哼一声，妈呀，还看着不错？这银杏酒店是四星的，一桌下来得千儿八百了。不过刚在房子问题上占了优势，她也不好再在酒席上再说什么，何况儿子也是一脸不放心地望着她，就对程屹说：“那有时间去看看，选个日子早点定下来。”

言谈之间，菜已经陆续上来了。程屹和江小芷招呼着彼此的父母，又殷切地夹着菜，希望气氛能够缓和一些。

“婚礼的事就这样定了。”程天年举起酒杯，“来，先碰一下，祝贺这两个孩子！”

江小芷和程屹幸福地对望一眼，不由得松了口气。这顿饭吃得太钩心斗角了，他们两个人如坐针毡，好在终于可以圆满解决。

“既然小芷喜欢，我也就不反对了。”章慧举着杯子说，“不过她爸在单位里也大大小小是个官，亲戚朋友也多，面子上要过得去，这迎亲的车不能少了八辆，还有，这彩礼的事，我们也是开通的家庭，你们给的彩礼我们也不要，就

拿给两个孩子当做小两口的家底。”

“这彩礼我们一定准备！”程天年笑着说，“让小芷嫁得风风光光的，亲家母您就放心！”

“既然如此，那嫁妆我们也不要，也直接给两个孩子当家底。”姜悦芬冷冷地说，从一开始她就一直在忍，凭什么大家都要看着章慧的脸色，从她进来到现在，连正眼都没瞧过别人，对着程屹，一副嫌弃的样子。而自己那傻儿子，就当是没看见，不停地夹着菜，一副奴才样！她怎么就教出这样没骨气的儿子！

章慧一听不乐意了，“啪”一声放下筷子，心想，我还没坚持问你要房子呢，刚一提彩礼的事就跟我提嫁妆了！何况这彩礼我还表明了自己不要，这样的婆婆，早在骨子里就轻贱了小芷，觉得小芷是非嫁他家程屹不可了。

程屹心里一惊，糟了，要谈崩，求救地看着江小芷。此时的江小芷也有气，她也没图程屹家什么，怎么反倒是问起她家要嫁妆了！就故意忽视程屹的目光，低着头吃菜。

“吃菜，吃菜！”程天年举了半天杯子也没人响应，只好又放下，打着圆场地说。

姜悦芬看儿子急得脸都红了，也怕自己弄得太僵，儿子回头难做。她随即说：“亲家母，吃菜，一会儿剩了多浪费！”

章慧已经气不过了，这不就是明摆着说她点菜点多了，糟蹋她儿子的钱嘛！这一毛不拔的老太太就想白白得一个媳妇？

也不回答姜悦芬，朝江小芷就骂了过去：“你看看别人家闺女，一嫁过去房子车子彩礼都齐了，到我这儿还要倒贴着嫁妆钱！真是白养了你！”

姜悦芬看着章慧在那里借故撒气，也不吭声了。

程屹急了：“阿姨，啥嫁妆啊，小芷能嫁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您放心，我一定对小芷好！”

姜悦芬忍不住说：“好是双方的，你对她好，她也要对你好！”

章慧脸色越来越不好，讥诮地说：“说起来我还就图程屹对我家小芷好，一上我家来就进厨房帮忙，到处找活儿干。”

姜悦芬凌厉地扫了程屹一眼：“小芷也挺懂事的，过年的时候送我一个皮包，好几大百呢！”

“妈！”程屹低声哀求地喊了一声。

“妈！”江小芷有些恼怒地喊了她妈一声。

但两个女人都想在对方面前占了优势，唇枪舌剑地吵上了。明明房间里开足了冷气，但程屹却是满头大汗。他不明白丈母娘干吗要挑起矛盾，本来就好好的，却又要把他在她家的那些事说给母亲听，母亲心疼他，定然是不愿意输了气势。

“我们小芷从小就漂亮，追她的人是数都数不过来，喏，小芷，上次追到我们家那男孩是你同学吧，人家家里条件那是好的呢！老头子是个什么局局长，就我家小芷眼界高看不上，我还以为她要找个什么人家呢。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程屹痴情得很，追得紧，我们小芷也看不上。”章慧阴阳怪气地说。

“我算是听明白了。”一向要强的姜悦芬听她这样说，憋了一晚上的气就发作了，“你这就是嫌我们家条件不好，不过我们程屹就是有本事，让小芷对他是死心塌地的，你还不知道吧……”姜悦芬故作神秘地说。

章慧冷哼一声，没接茬。

“两孩子都已经在一块儿了！”此时的姜悦芬已经顾不得江小芷会作何感想，只想着要刺激亲家母。果然，她的话一出口，章慧就灰败着脸呆在那里，像是被拦腰砍断的植物。

“妈，你瞎说什么呢！”程屹一看丈母娘的脸，心里只有哀号的劲儿了。

“她说的是不是！”章慧转过身，死死盯住女儿。而江小芷心里也是气得够呛，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非要把她撕了当下酒菜才能论个输赢？

“是不是？”章慧猛然一喝，程屹就打了个寒战。

“阿姨！”程屹挣扎着说。

“你闭嘴！”章慧又气又恼。看着江小芷的表情就已经知道，那老太婆说的是真的了！难怪他们在婚事上这样随意，难怪敢觑着脸问她要嫁妆了！原来女儿早已经私定终身，这不是狠狠在她脸上扇了一个耳光吗？以前她就是怕女儿上当吃亏，一直都教育她要自尊自爱，她不是也跟她保证过的吗？结果却是让亲家戳着脊梁骨地羞辱！

“反正我们要结婚的！”江小芷知道她妈现在下不了台，干脆豁了出去。

“啪”的一声，章慧一个耳光扇给了女儿。